



# 与父小酌

刘秀兰

父亲总爱喝两口,虽已过耄耋之年,但依然像年轻时候一样。父亲从不贪杯,也就从未醉过。

父亲爱酒、懂酒,但从不挑酒。这么多年来,逢年过节,我们总是喜欢给父亲送酒。

父亲爱酒,在父亲的熏陶下,我不到20岁就学会了品酒。那时候,每当父亲新开一瓶酒,总是拿两个白瓷的小酒杯,满满地倒上。自己一杯,给我一杯,笑着说:“尝尝,猜猜是多少度?”我小心地端起来,先用鼻子闻一闻,然后轻啜一口,慢慢入喉,细细品味,最后

小心地说出它的度数。父亲听后,满意地拿起酒瓶递给我说:“好,又说对了。”那时候,不知多少次晚饭,都是在我们父女俩的轻松小酌中度过的。

后来,我长大参加工作,又出嫁,有了自己的家庭和事业,因为事务的繁忙,陪父亲喝酒的时日越来越少。

有一次,我和三个姐姐约好,一起去给父亲包饺子吃。当热气腾腾的饺子端上饭桌时,父亲异常高兴。他像往日一样,拿出酒杯,倒上酒,用欢喜的眼神看着我,说:“你也来点儿吧?”我笑了笑说:“我开车,不能喝酒。”父亲像刚醒悟

了似的,忙说:“对,对,安全第一。”话音刚落,却又从旁边的桌上拿起一瓶果酒来说:“这是甜甜(我的侄女)从北京给我带回来的,要不要来一杯?这个度数低。”我无奈地说,喝了果酒也不能开车,现在查酒驾查得很严。父亲拿着酒瓶的手在空中停了一下,然后慢慢把酒瓶放回原处:“对,不能酒驾。”语气坚定,又透着些许遗憾。

国庆期间,女儿与我同去看望父亲。这次,有女儿开车,我终于可以与父亲小酌一杯了。饭吃到半截,父亲忽然想起什么似的,问道:“这

酒多少度?”我琢磨了一会儿说:“52度?”父亲拿起酒瓶递给我说:“不是吧。”我看了看酒瓶,果真不是。饭后,不知是不是喝了酒的缘故,父亲的话很多,从天南海北到家长里短,我静静地听着,也听着窗外的雨声。自从母亲去世,父亲轮流跟随我的三个兄弟生活,我和三个姐姐也经常去看望他。大家对他的生活起居照顾得可以说无微不至,但我依然觉得好像忽略了点什么。

忽略了什么呢?在那一刻,我终于懂得,父亲爱酒,但他更喜欢子女陪伴的温馨时光。

## 工行沧州分行: 猜灯谜,庆冬奥



本报讯(通讯员 韦殿禄)近日,中国工商银行沧州分行组织离退休人员进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元宵节“猜灯谜,庆冬奥”活动。90多位离退休人员参加了这次活动,其中年龄最大的已经88岁。

猜灯谜活动结束后,老同志们坐在一起拉家常、叙友情、谈感受。他们一致表示“离岗不退岗,退休不褪色”,发挥余热作贡献。



## 退休之后学写作

金培瑞

我从教育管理岗位上“歇闲”下来已有一年,虽说内心感到的那份失落还在,但很快就被写作的冲动与实施冲得烟消云散。

我有早起的习惯。这天,到了东光县元曲公园拐角,耀胜已经在那里了。我们每天绕公园外围转上三圈,慢慢随意,悠闲自在。最令我满意的是,我们聊的都是心爱的文学话题。

我与耀胜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文友,如今再遇见,自然有许多话要说。行进间,我突然想起自己10年前的一个写作提纲,那是一本学术类专著,主旨是面对艺术、教育、人生三个主题展开讨论,因此需要有一个共同作者与我对话。此前,我先后找了三个人,却没有一个人肯答应,我还不死心,又跟耀胜提起了这件事。

一开始,耀胜也有些怩头,我鼓励他:“其实也没什么难的。我在前面‘跑’,你跟在后面‘走’,总该可以了吧?”

“我试试吧。”耀胜点点头。为了便捷和及时,我们每天都

在手机上操作,一字一字地敲。一开始,耀胜的文字还有些生涩,过了月余,他的脸上露出了笑意:“老弟,我找到感觉了。”

“那就好。”我笑道,“说说看,啥感觉?”

耀胜的话匣子打开就没个完:“你这个创意最好,别人没这样写过,咱们领先了一步。这种交流不但提高了我的语言能力,而且带动我‘扒’出了一些旧事。我还学会了提炼和综合分析,判断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也有了小小的提高。我心里美,美得舒服!”

是的,一部手机就解决了这些棘手问题。你一句,我一句,一部35万字的学术对话集,我们竟只用了120天就完成了。看着成稿,我对耀胜说:“老兄,我看你的写作能力发展得很快,比我要强上几倍了。”

最后,我们给这部手稿定名为《对话:准则之内》。在这个年龄,能写成这样一部手稿,真的很有成就感。

## 穷妈妈 富妈妈

刘德凤



给母亲打电话,她突然来一句:“你现在手上有钱吗?”我赶忙说:“我有钱啊,您要多少?想买点什么,我帮您买也行。”哪知道,电话那头却沉默了,好半天,才传出母亲怯怯的声音:“我不是这意思,我是怕你缺钱用。我这里有一点钱,你可以拿去用。”

母亲手里有钱,想给我钱用?“老妈妈,您现在成了富婆啦?手里有多少钱啊?”我感到很意外。她自豪地答:“有一万多块钱呢。”说完笑了起来。母亲的这点钱,全是靠起早贪黑卖菜挣来的,她只有这些钱,却还问我不要。

我也想告诉她:“我有钱!您的钱,您自己用吧。”放下电话,我呆了半晌,真没想到,她明知我现在一个月工资大几千,却还想着接济我。很早以前,她可不是这样的。

我上小学时,看同学有手表,我向她要,她连忙摆手:“我没钱,等卖了棉花给你买吧,不过,你得自己摘棉花去。”看她态度坚决,我只好跟着她下地摘棉花。看邻居小姑娘有了花裙子,我见了眼馋,向她要,她冲地里一指:“现在手里没有钱,你去掰玉米吧,卖了钱就给你买。”没办法,我只好耐着酷热,和她一起去地里掰玉米。她总是跟我说家里穷,以致学校里要组织旅游,我早早就跟老师请假,说我家穷,无钱可交,去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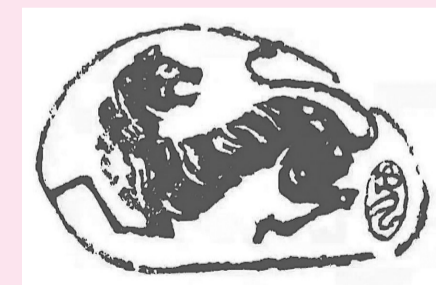
那些年,因为知道家里穷,所以我开始干农活、做家务,农活样样都会干,养成了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因为知道家里穷,知道读书才能改变命运,所以我拼命学习,终于考上了一所理想的学校。

“现在,大家生活都好了,我也不差钱了!”电话里,母亲爽朗的笑声犹如山泉流淌,犹如和风拂过。



节日期间,沧州市南川楼同乐会高跷队在运河区天成明月洲售楼处为市民献上了精彩的演出。队员们大部分是五六十岁的中老年高跷爱好者。

李乾 摄



虎肖形篆刻

韩焕峰 作



## 暮年忆少唤童心

张志杰

随着时光的推移,青春年少的季节踏着岁月的鼓点远去了。一眨眼,我已走过了少年、青春和壮年,步入了人生的暮年。

有的老年朋友总不免对镜而视,望着自己的两鬓白发,满面风霜,心生伤感。此时,我们不妨换一种心境,淡忘暮年,常忆躁动的青春,便会觉得人老心不老,童心还在。以己为例:我虽年近古稀,但童心未泯,常效仿鲁迅笔下的阿Q“精神胜利法”,常回忆蓬勃的青春岁月,用以消除因垂老而带来的惆怅、迷茫。回首年少时,我的内心便会产生一种青春萌动的感觉和蓬勃向上的力量。

我常想起自己当年最喜欢的

季节——冬季。每逢大雪,一群躁动不安的孩子便“飞”出屋门,堆雪人、打雪仗,狂欢阵阵,喧嚣不已,显示着那种特有的狂热与活力。每到这时,我便受到一种鼓舞。

带着这颗童心,老年朋友可以与人对弈,动动脑筋,预防痴呆;可以傍水垂钓,修身养性;可以参加一些有趣且有价值和意义的活动,从而淡化暮年的悲哀,产生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我则酷爱写作。退休前,我总忙于工作,没有时间发展自己的爱好。退休之后,我便重拾旧梦,以笔墨为伴,在童心的鼓舞下,潜心创作。我将伴着那轮灿烂的夕阳,走完愉悦、完美且无憾的人生。